

世界文学名著 ·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五辑

大卫·科波菲尔

上



长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五辑

大卫·科波菲尔

上

(英)狄更斯 著

张俊萍 译



Y0056689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舒清然, 曲松贺等译.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017-402-6

I. 世… II. ①舒…②曲… III. 文学-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169 号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大卫·科波菲尔

〔英国〕狄更斯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

北京市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19.75 印张 800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7-402-6/I·001



狄更斯



前 言

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狄更斯出生于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童年生活十分艰苦，这给他造成了一生的辛酸回忆。十五岁时成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出入监狱与法庭，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一八三一年，狄更斯进入报界，不久成为出色的记录员和记者。职务使他常常往来于城乡之间，对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有了深入了解，这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做了充分准备。

《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后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自传体的形式叙述了科波菲尔苦难的一生。借助大卫的辛酸经历，狄更斯向我们展示了英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孤儿的悲惨命运；寄宿学校虐待儿童的制度；童工的境遇；负债人监狱；以及社会上的骗子等等。小说集中塑造了两类人的形象：一种是以麦德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捍卫者；一种是以密考伯先生和博各提一家为代表的乐于助人的下层人民。这些全都包含着狄更斯对不完善的社会制度的抨击与批判。

现在，我们将这部书译成中文，奉献给广大读者，相信读者定能从中领略到狄更斯文学的深广内涵及艺术风采。

一九九八年十月

一八六七年再版序

C. 狄更斯

正如我在本书初版的序言中写的那样：我不认为我已完成了这部书的创作，因此，也难以平静地为它写序言，我对这本书总怀着一种老而弥坚的感情，在感到兴奋的同时，又感到一丝遗憾。兴奋的是，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将这本书完成；遗憾的是，因此我又要和这些老伙伴们告别，尽管我也担心读者并不相信这一点，甚至更难体会到我的感受和心情。

此外，任何关于这个故事的事，我都会在这个故事中言无不尽地向大家叙述。

或许读者对于我用了两年时间绞尽脑汁地创作本书并没有多深的感触，也同样会对我在完成本书时又将自己部分地交给了那个处于阴影中的世界也不关心。可我也只能说这些，再加上自己部分坦率的承认：我想没有谁会像我那样写作时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再次请读者相信，当年我对这本书的看法至今仍然未变。我所写的全部小说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部。我对自己思维中创造出来的孩子而言，是个宠爱他们的父亲，不会有谁像我这样深爱着他们。然而就像大部分宠爱孩子的父母一样，心底里总有一个孩子被我更为宠爱，他就是大卫·科波菲尔。

目 录



第 一 章	我出生的情况	(1)
第 二 章	幼年的点滴岁月	(13)
第 三 章	家庭的陡然变迁	(30)
第 四 章	我所遭受的凌辱	(48)
第 五 章	逐出门墙的前后	(70)
第 六 章	我所识渐广	(91)
第 七 章	就读撒伦的第一学期	(100)
第 八 章	假日里一个开心的下午	(120)
第 九 章	永志不忘的生日	(140)
第 十 章	无人问津的弃儿	(154)
第 十 一 章	忍辱下的求生	(177)
第 十 二 章	我要逃离这种生活	(195)
第 十 三 章	新的开始	(206)
第 十 四 章	生命的新旅程	(227)
第 十 五 章	从头再来	(244)
第 十 六 章	多方求教	(256)
第 十 七 章	他乡遇旧	(281)
第 十 八 章	对往事的追溯	(302)
第 十 九 章	观察后之发现	(311)
第 二 十 章	斯托夫之府	(330)
第 二 十 一 章	小艾米莉	(340)
第 二 十 二 章	旧地逢新友	(362)
第 二 十 三 章	由狄克所言确定职业	(393)

第二十四章	我的初次放纵·····	(408)
第二十五章	幸运之神和小衰星·····	(419)
第二十六章	坠入爱河·····	(441)
第二十七章	托米·特莱德·····	(460)
第二十八章	密考伯先生的宣战·····	(470)
第二十九章	斯托夫府重游·····	(493)
第三十章	故人逝去·····	(501)
第三十一章	更重大的打击·····	(509)
第三十二章	遥远路途的开端·····	(520)
第三十三章	幸福时刻·····	(541)
第三十四章	出乎意料的事·····	(561)
第三十五章	伤心难过·····	(571)
第三十六章	发奋图强·····	(595)
第三十七章	一盆冷水·····	(614)
第三十八章	崩溃·····	(623)
第三十九章	韦克菲和希波·····	(642)
第四十章	浪迹天涯·····	(664)
第四十一章	多洛的两位姑妈·····	(674)
第四十二章	挑拨事端·····	(692)
第四十三章	别样的追溯·····	(716)
第四十四章	家庭政事·····	(725)
第四十五章	姨奶奶的预见应验·····	(742)
第四十六章	所传来的消息·····	(759)
第四十七章	玛莎其人·····	(775)
第四十八章	家务琐事·····	(788)
第四十九章	坠入云雾·····	(801)
第五十章	圆梦·····	(816)
第五十一章	漫长旅途之开端·····	(828)
第五十二章	地动山摇 势如破竹 ·····	(850)

第五十三章	再次回顾.....	(879)
第五十四章	亏欠负债.....	(886)
第五十五章	狂飙.....	(903)
第五十六章	遗恨又添新愁.....	(916)
第五十七章	漂居海外.....	(923)
第五十八章	离开故土.....	(937)
第五十九章	回归故里.....	(945)
第六十章	艾格尼.....	(964)
第六十一章	两个发人深省的忏悔者.....	(975)
第六十二章	明灯引路.....	(987)
第六十三章	有朋自远方来.....	(997)
第六十四章	最后一次回首	(1006)

第一章 我出生的情况

我必须做到这一点：得让人们明白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我的这篇评传便从我降临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开始写起。我记得（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而我也相信是这样的）我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周五的夜里十二点。他们说钟声才刚刚敲响，我便哇哇地落地了，真是分秒不错。

我正好出生在那一天，也碰巧出生在那个时刻。所以我的保姆和一些有思想的女邻居们便对此产生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在我出生的几个月前，她们便对我报以较大的注意了。在她们看来，首先，我的命不好，一生肯定多灾多难；再者，我有看见鬼魂的异禀。她们坚信，只要是出生在周五夜半后的几个小时之内，这个孩子都会很不走运，而且都有看见鬼神的本领，这是天赋的，男女都不例外。

有关第一点我不用多说什么，因为我自身的经历足以证明它灵验的程度。而第二点我只能说当我还在襁褓之中时，这个本领便已被我糟蹋光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曾体验过。不过就算这种本领不存在了，我也毫不在意，要是现在还有谁拥有这份异禀，那我便会同衷地祝福他能够一辈子拥有。

我是带着一层胎膜生下来的。^①后来便在报上登出广告，要以十五几尼的低价出售。不知是不是海上的水手们囊中羞涩，还是人们并不信任胎膜而宁愿信任软木质的救生衣，反正只有一个人来购买，他是个律师，多与证券经纪人交往，但他只肯出两镑现金，剩下的则全部用雪梨酒来抵押。尽管再三向他保证

^① 英国，人们把出生带出胎膜作为大吉之事，尤其这胎膜可以保佑人不至于被淹死。

这胎膜会让他避免淹死之灾，他也不肯再多加半文钱。只好最终将广告作废，而白贴了一笔广告费。因为提到雪梨酒，我可怜的亲爱的妈妈正有一批要在市场上求售呢。然而在十年后，这个胎膜在我们那儿有五十个人要购买，他们以抽彩方式来决定由谁来购买。这五十个人每个人都先出半克朗，而中彩的人则只需出五个先令便能得到它。我当时也在现场，看到他们竟以这种方式出售我自己身体上的一部分，心里很不是滋味，也窘迫难安。我仍记得中彩的是一个挎着篮子的老太婆，她万般无奈地从篮子里摸出应该交的五先令，全是些半便士的硬币，最后还缺两便士半，尽管人们用了很长时间为她计算并向她说明这个问题，都毫无用处。只是后来倒有个事实，就是那个老太婆并没有被淹死，而是心满意足地在九十二高龄时寿终正寝，这在我们那儿是十分不简单的事，多年之后人们仍能清楚地记得。听说这个老太婆平时总对人夸口说她这一辈子除了过了座桥，并不曾在其他的水面上走过。而且在喝茶时（她酷爱喝茶），她总气愤地指责那些航海的水手和其他干这行的人，说这种游荡上帝而言是种罪过。如果你要告诉她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比如茶也在其中，都是这些人用她所气愤的方式运来的，她也不明白，却总是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决不乱跑。”

好了，现在该从胡言乱语中收回来言归正传了，从我的出生开始说起。

我的出生地是布伦得屯，属于萨福克郡，或者如苏格兰人所说的“在那儿”。我未生下来就没了父亲，当我睁开双眼时，我的父亲已经合上眼睛六个月了。即使是现在，当我想起自己的亲生父亲，竟然没有看见过我是什么样子，仍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从我记事时起，他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所留下的影子，就是他那块灰白色的墓石，我们的小客厅里，壁炉在暖烘烘地烧着，蜡烛也放出辉煌的光，而我的父亲却躺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因为门窗紧闭而不得进来。这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无限

同情的波澜，我觉得把他关在门外，简直是一种残忍。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来便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我父亲的姨妈，也就是我的姨奶奶，她可是我们家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叫特罗乌小姐，或叫贝茨小姐（关于她的故事我后面还会详细地说），而我的母亲常常只用后面的那个称呼，这是因为她畏于贝茨的威严才这样叫她，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我的这位姨奶奶曾经嫁给一个比她还年轻的丈夫，这个人也长得很英俊，可俗话说得好：“美在于行为之中”，在这个方面他便做得颇为不够，因为人们都怀疑他曾殴打过贝茨小姐，甚至还有一次因为日常生活问题拌嘴时，竟想把贝茨小姐从三楼的窗户扔下去，他的这些劣行让贝茨小姐忍无可忍，最终给了他一笔钱，便和他分手了。他使用这笔钱去了印度，而据我们家中所流行的那个荒唐之极的说法，人们曾经在印度看见他骑在一头大象身上，旁边还坐着一个大狒狒。可我总认为，那不是狒狒，而应是贵妃或贵妃的女儿什么的人物。无论如何，当十年后传来他的死讯时，我真不知道贝茨小姐的感想如何。和他分开之后，她便恢复了原来的姓，并在一个遥远的海边小村里购置了一间小房子，带着一个女仆在那儿独自生活，人们都在想，她一定是想逃离这个尘世，而对世事不再问津了。

我坚信这一点，她有段时日里曾经很喜欢我父亲。可是我父亲却因婚姻问题让她难受得要死，因为她总认为我妈妈只不过是一个蜡油娃娃。尽管她压根儿就没和我的母亲谋过面，可却知道她不满二十岁。在贝茨小姐和我父亲疏远之后，他们便没再见过面。我父母结婚时，父亲比母亲年长一倍，而且他的身体又不是很健康，一年之后他便与世长辞了。就像刚才所言，他去世之后六个月，我才降临到这个世上。

很抱歉我要这样说：在那个重要的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儿，可我无法凭记忆来叙说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

那时，我妈妈正在壁炉旁边坐着，她的精神萎靡不振，身

子虚弱不堪，看着炉火的双眼中盈溢着泪水。想着自己，想着这个一出生便不见父亲的婴儿，伤心欲绝，对黯淡的前途充满着绝望，在楼上的抽屉里，早就放好了许多吉祥如意的别针^①，用以欢迎这个并不对他来到这个世界感兴趣的孩子。刚才我也提到，那是三月里的一个天气晴朗却春风料峭的下午，母亲在壁炉前坐着，心神不定，满心悲怆，正担心她怎样才能渡过难关。当她抬起头来拭泪的时候，透过窗户，她突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走进了花园。

我母亲又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个陌生女人，凭感觉便能断定她一定是贝茨小姐，那女人在落日的余辉掩映下，从篱笆外面步姿生硬地走了进来，脸上的表情安详而冷漠。

她走到屋子前面时的独特表现又确证了她的身份。我的父亲曾经说过，我的这位姨奶奶的行为和一般人不同。她并没有去拉门铃，而是径自走到我母亲面前的那扇窗户跟前，鼻尖紧贴在玻璃上，朝屋子里张望着。我可怜的母亲后来曾回忆说，她因挤得太紧甚至于都快将鼻子压扁了，使之失去了血色。

她的到来，使我母亲大吃一惊，因而我坚信我能够在星期五那天出生，实在得归功于贝茨小姐。

看到了贝茨小姐，我母亲顿时慌张得手足无措，站起身来，挪到椅子后面的墙角杳无音信里去了。贝茨小姐便站在那儿，气定神闲地打量着屋子里面，那神情，酷似荷兰钟上的撒拉逊人。最后，她将视线终于转移到了我母亲的身上，她皱了皱眉，对着我母亲打了个手势，就像指使奴仆那样，让我母亲开门。我母亲便走过来打开了门。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茨小姐说道，她加重了语气，可能是由我母亲身上的孝服以及难看的面色而猜测到的。

① 别针：用来给小孩别尿布等等。

“是的。”我母亲疲惫地回答道。

“特罗乌小姐，”她说道，“你应该听说过吧，我想准没错。”

我母亲便向她表达了她的荣幸，因为她早已久闻大名，但她心中并不舒服，所以尽管口中言是，可表情却没有能表现出荣幸的意思。

“对，她便近在眼前。”贝茨小姐说道。闻听此言，我母亲便低着头请她进屋。

她们走进我母亲刚刚呆过的那间小客厅。过道对面那间最好的房子里还没有生火，其实自我父亲去世之后，那间屋子便再也没有生过火。刚一坐下，我母亲便禁不住大哭起来。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贝茨小姐急忙安慰道，“好了，好了！”

可是我母亲没法控制住自己，一直到哭够了才停下来。

“孩子，把帽子摘下来。”贝茨小姐道，“让我仔细瞧瞧你。”

这个要求的确很过分，可我母亲因为实在畏惧贝茨小姐，因而尽管想不理她的话，也不敢这样做。于是便摘下了帽子，因为紧张，哆嗦的手竟把头发都弄得乱糟糟的，她的头发厚密而秀美，就这样披散在脸上。

“啊哟，天啦！”贝茨小姐惊讶地说，“你也还是个孩子呢！”

我母亲毫无疑问地显得非常年轻，甚至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还小。她做错了什么似的低着头，可怜的人儿！她哽咽着说自己尽管是孩子，可已经是个寡妇了，况且只要还能活下去，还可能成为一个孩子般的母亲。说完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然而此时母亲却依稀感觉到贝茨小姐在轻抚着她的头发，可她却觉得贝茨小姐的手并不是十分温柔的。她怯怯地看着贝茨小姐，却发现她把长裙的下摆卷起来对着炉火坐在那儿，眉头紧锁，双脚踏在壁炉沿上，手却叠放在膝盖上。

“究竟怎么了？”贝茨小姐突然间问道，“为什么要取‘栖鸦庐’这个名字呢？”

“你是指这所房子吗，姨妈？”我的母亲问。

“为什么要管它叫‘栖鸦庐’呢？”贝茨小姐只管自己说下去。“要是你们俩想正儿八经地过日子的话，还不如叫词形相近的‘厨房’更合适些。”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取的。”母亲回答道，“当初他购置这所房子时总喜欢认为这儿有个很大的鸦巢，只是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那些乌鸦早就飞走了。”

“这就是大卫·科波菲尔！”贝茨小姐大声地嚷嚷道，“纯粹的大卫·科波菲尔！这儿一只乌鸦都看不见，却叫这所房子为栖鸦庐，就因为看见了这儿的乌鸦窝，便认定了这儿肯定有乌鸦。”

“可科波菲尔先生已经撒手人寰去了，”我母亲说道，“如果你要在我面前说死人的不是……”

我常想那一刻，我那亲爱的妈妈可能会忍不住要揍我姨奶奶的。话说回来，就算我妈妈以前受过打架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我姨奶奶用一只手来击倒她也如瓮中捉鳖般简单。只不过这场争端很快便结束了，因为她刚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便因晕了过去，而又重新落座。

一会儿之后，她醒了，或者是贝茨小姐把她折腾醒的，她看见贝茨小姐在窗户前站着。夜幕降临了，她们已互相看不清楚，如果没有壁炉里的微光，她们就根本看不见对方。

“噯，”贝茨小姐又重新回到座位上，好像刚才只是随便欣赏过景致一样，“你觉得大概会到什么时候……”

“我浑身颤栗着，”我母亲痛苦地说道，“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想我大概快死了，快要死了！”

“不会的，不会的。”贝茨小姐忙道，“你先喝点水吧。”

“噢，噢，您想喝茶真的有用吗？”母亲轻轻地叫道，那模样儿真有点楚楚可怜。

“那当然了。”贝茨小姐说道，“你只是有些幻觉而已，你给

那女孩子取了什么名字？”

“我还不知道这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呢，姨妈。”我母亲说得很天真。

“愿主赐福于他！”贝茨小姐忍不住用楼上抽屉里别针上的第二句吉利话来祝福这个孩子，只不过不是针对我而言，而是说给我母亲听的，“我说的不是那个孩子，我是说你的女佣呢。”

“博各提？”我母亲问道。

“博各提！”贝茨小姐怒形于色，重复地念了一遍，说道，“好孩子，你说竟然还有神智清醒的人巴巴儿地跑到教堂里，给自己取了个‘博各提’这样的名字？”

“这只是她的姓，”母亲乏而无力地告诉她，“因为她的名字和我一样，科波菲尔先生那时便用姓来代替她的名字了。”

“喂，博各提，”贝茨小姐打开了客厅的门，吩咐道，“端点茶水来，你们夫人感到不太舒服，快点儿来，别磨磨蹭蹭的！”

贝茨小姐刚到便开始发号施令，俨然是这儿的一家之主似的。这陌生的语调让博各提大吃一惊，手里提着蜡烛从走廊那边走了过来。见博各提行动之后，贝茨小姐这才重新把门关上，又像刚才那样坐下来，卷起长裙的下摆，双脚搭在壁炉沿上，手叠在一起放在一只膝盖上。

“咱们刚才提到你要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贝茨小姐说，“毫无疑问，一定是个女孩子，我早有这个预感，一定是这样的。好了，孩子，这个小女孩一出生就……”

“要是个男孩呢？”我母亲大胆地插问了一句。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有这个预感，一定会是个女孩子，”贝茨小姐说，“不要聒嘴了，这个女孩儿一出生便是我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教母，我想请你允许我给她起名为贝茨·特罗乌·科波菲尔。而这个贝茨·特罗乌决不可能再一辈子都稀里糊涂的，不再会随意糟践她的爱情。这可怜的孩子，应当受到良好的教育，应受到良好的监护。只有这样，她才不会糊涂

地信任她原本不该信任的人。对此我一定要尽到我的责任。”

贝茨小姐的脑袋随着她说的每一句话都痉挛似的摇摆一次，好像以往的痛苦仍在使她深受折磨，而她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让这种痛苦流露出来。最起码，我母亲就是如此在微弱的亮光下看着她而猜想出这些来的。当时，她因素来畏惧贝茨小姐而惶恐不安，也因自己一下子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而手足无措，加上身体正不舒服，因而她也无法仔细留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也不知道如何应答。

“大卫那时对你怎么样，孩子？”一阵缄默之后，贝茨小姐便开口问道，此时她的脑袋也不再这样摆动了。“你们相处得一定很和睦吧？”

“我很开心，”我的母亲说道，“至少说科波菲尔先生给了我非常多的体贴。”

“哦？我想你是被他宠坏的啦？”贝茨小姐紧接着便发难道。

“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举步维艰，再有什么事就得依靠自己了。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想他是把我宠坏了。”我的母亲说着，哽咽起来。

“好啦，好啦，不要再哭了！”贝茨小姐说，“你们俩并不合适，孩子，每一对夫妻都不会合适的，正因为这一点我才会向你问这个问题的。你是个孤儿，对吗？”

“是的。”

“你曾经做过家庭教师？”

“我以前曾在一户人家做保姆并兼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去拜访那家。他很随和，对我非常关心，细致入微地体贴我，后来他向我求婚，我便答应了。接着就结婚了。”母亲不厌其烦地细加追忆着。

“哎，可怜的小孩子！”贝茨小姐陷入了沉思，又轻轻说道，不过依然是皱着眉头盯着壁炉。“你又能懂些什么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姨妈。”母亲怯生生地说。